



胜因阁笔谈 之一

引子：在被遗忘的王国

► 黄伟

■ 作者简介

黄伟，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曾在塞班岛、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和国内任职，从事工程承包管理工作，担任过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新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重要项目的中方项目经理职务；2016年来到云南工作，2022年末开始参加云南腾冲科学家论坛组织策划和运营工作，目前担任论坛中心理事长助理职务，热心组织并积极参加西南联大文化研究和传承活动。

88年前，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来到昆明，部分清华的老师住在一个叫胜因寺的地方；80年前，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北京，根据朱自清先生的提议，把照澜院旁边的一个教工宿舍的别墅院子改名为“胜因院”，意为纪念抗战胜利。其实，朱自清先生心里纪念的，是他在昆明的8年岁月，怀念的是那片土地和那些可爱的人民。从此清华园里，就有这样一个地名，永远地和昆明、和西南联大产生跨越时空的关联。几乎每一次我从昆明回清华园，都会去胜因院看看，就是因为那种强烈的文化磁场的牵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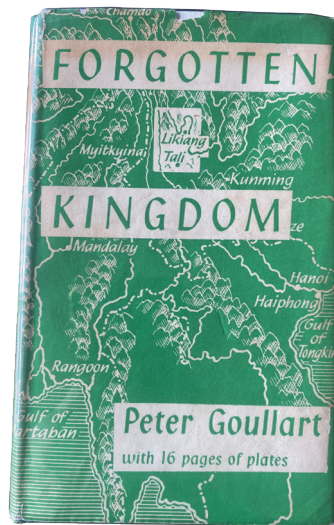
10年前，我还未到昆明工作，对胜

因院一无所知。虽然我在清华读书时常去照澜院那个商场。我对西南联大也知之甚少，除了知道闻一多、朱自清、吴晗那几座矗立在“水木清华”旁边的雕像和亭子所代表的意义，不知道昆明还有一座惊世骇俗的“西南联大纪念碑”。那时，西南联大于我而言，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王国”。

11年前我还在北京工作，偶然的机会来云南旅游，在丽江的书摊上发现一本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是不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一年之后我选择了昆明作为新的工作和生活基地。从此以后，就感觉我和西南联大的故事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才明白，这种缘分是我第一天



清华大学西阶旁的闻一多雕像



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旧址



1938年梁林一家和周培源、陈岱孙、金岳霖等在昆明合影

走进清华园就已经结下。

在云南，西南联大的记忆，不只是在旧址的校园里。她可能在翠湖边，在汪曾祺的《翠湖心影》里面；她可能是在那座已经不再运营的当年中国最先进的电影院之一的南屏电影院，在那里，吴宓先生曾翻译台词，联大师生、飞虎队员们坐在下面观影；她可能在滇池北岸白鱼口那个庾恩锡先生精心打造的空谷园，在梅贻琦校长的日记里写到，他和朱自清、陈纳德等曾在那里做客；她可能在那个钱伟长先生题下“岩坚泉清，宜结良缘”的他新婚燕尔之地岩泉寺，他的叔叔钱穆在那里完成了《国史大纲》一书；她可能在龙头村的那个梁思成、林徽因亲自设计的自己居住的院子，旁边那个小屋据说就是金岳霖先生的卧室；她可能就在冰心的默庐，她的记忆中，罗常培骑

着大马从呈贡火车站过来，孩子们拍手欢笑……

西南联大的记忆，也留在师生们的日记里、文章里，在萦绕他们那个时代的书籍里，《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日记》《朱自清日记》《吴宓日记》《许渊冲日记》《张宗和日记》以及我最近读到的《白英日记》等这些珍贵史料记录着当年联大人生动的形象。梅校长去李庄探望生病的林徽因、听张充和唱昆曲、和庾晋侯一起吃鱼、和朱自清一起看竹，郑天挺则喜欢和朋友们做诗谜游戏，朱自清一直都十分关心自己的健康，吴宓先生是一个“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季羨林语），金岳霖先生养了一只母鸡做宠物，温德先生则是养了两只猴子看家，周培源先生骑马上下班……

随着在云南旅居时间的增长，

我用9年的时间刻度把西南联大近九年丈量了一次，真正感受到联大人的“刚毅坚卓”。他们的身影不但活跃在校园里和学术界，也活跃在云南的每个行业和每个角落。工业、农业、纺织和教育，都有联大师生的踪迹，参与最多的行业，是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的“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纪念碑”的从军活动。她让我想起穆旦的诗句“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西南联大已经离开云南快80年了，他们当年留下的“师范学院”早已在昆明生根发芽，成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当年远去的师生们的弟子们，又以另外一种方式——设立腾冲科学家论坛来回报云南父老，联大大师们的传承者频频来到云南，追寻先辈的足迹……



昆明龙泉镇棕皮营村梁林旧居



升级改造中的蒙自西南联大街区

越来越多的联大故事，又从不同的地方浮现出来。在谢晓亮院士送给我的《朗润园的天空》一书中，我读到了后联大时代的温德先生、陈岱孙先生的故事；在美国人史密斯的《滇缅公路》一书中，可以发现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的踪影；在赵萝蕤的《我的读书生涯》书中，我读到她笔下的温德：我想他的主要活动还是读书，他的头脑十分灵活，没有他不愿涉猎的园地；甚至在一本书写南屏电影院的创始人刘淑清的《刘淑清传》里，我读到了她和梅校长在北京宴请学生吃

涮羊肉的故事……

太多的历史碎片，萦绕在西南联大的上空，让我痴迷，让我流连忘返，我会站在蒙自南湖边的那座当年见证一个凄美的联大爱情故事的假山前沉默不语，也会驱车几个小时去找寻钱穆书里提到过的“宝洪茶”，去亲自走一下桂林街王家大院那座只容得下一个人身位的当年陈梦家、赵萝蕤每天上下的楼梯，坐在梅校长居住过的惠家大院，喝一口茶。

我想以“胜因阁笔谈”为名，把那些我这9年间用脚步和阅读丈量西南联大的收获一一道来，

把那些在这个“被遗忘的王国”里曾经发生过的不应该被遗忘的故事，整理出来，纪念那些曾经在云南大地行走如今已离我们远去的先生和他们的弟子们。

有一天，我在孔夫子旧书网订购了一本百年古书《金沙江》，当我打开那本封皮残破的古书时，我突然发现一个铅笔书写的名字“Chang Yin-tang”，然后看到“Kunming Coll.”，“Tsing Hua Univ.”字样，这是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张印堂教授在昆明用过的书。我仿佛感觉到，西南联大回来了……🍷

注

胜因寺，始建于明代，康熙十年（1671年）重修，咸同滇乱再毁，重建后成为佛寺。民国十一年（1922年）笃信佛教的陈荣昌先生兄弟二人，将位于文林街当时农校和省立中学之间的私宅拿出，换回胜因寺，捐给当时的华亭寺（时称靖国云栖寺）作为下院。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由于房屋紧张，曾租用胜因寺作为校舍，迎来胜因寺的高光时刻，一大批知名学者曾在此居住、授课、学习。为了纪念这段时光，1946年复员后，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提议，将照澜院附近的教职工别墅区命名为“胜因院”。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胜因寺成为关押所谓“右派”的场所。在经历动乱之后，其殿宇房舍尽遭毁坏。“十年浩劫”结束后，胜因寺旧址成为原昆明师专和幼儿园师范学校校园，现为昆明学院昆师路校区。